

小伙子，歲月不饒人，我今年已經八十歲了，要不是提起尊祖父，我真的不認得你了，你家後面那條山路上的石階和獨木橋，讓我想起多年前流下的汗水，我看著你們一家兄弟出生，看著你們長大上學，然後到外地發展，距離上次見面，該有二十幾年了吧！想起來了嗎？你該叫我叔公的，賣魚苗的叔公啊。

我從二十幾歲起，就開始挑魚簍賣魚苗，只因爲當年我的五個同行都不願上山，我仗著年輕力壯便包下了這整個山區的市場。有人笑我說做這工作就好像是挑石頭上樹……自討苦吃。我可從不在意，甚至樂此不疲，不知不覺的，平地的挑魚苗市場逐年式微，終至消失，同行一一改行，而我卻一挑就挑了二、三十年。你不要看我現在又矮又小，那是因爲我年紀大了，想當年，我的肩膀和腳筋，可是出了名的，挑一百斤的魚簍，走一天山路算是家常便飯。我長年在這十公里範圍內挨家挨戶遊走，哪裡有池塘我就挑到哪裡，服務到家是我的行業本色，魚苗挑到門口，要不要買，價錢不是問題，只看有沒有需要，一元買進兩元賣出，是同行的共識，天公地道，沒有議價空間，如果談得高興，買十尾再送一尾，全看交情。我翻山越嶺的挑魚苗幾十寒暑，還沒聽過有人抱怨價錢不公道的。

買了魚苗放入池塘，其實不太需要照顧，只要兩種飼料，就是青草和黃豆餅，想到的時候才餵，只要一年多時間就可以長成。如果大小魚共一池，一年四季隨時都有魚可吃，不用老遠的跑到市場去買，卻不一定能買到新鮮的。有客來訪，臨時下池去捉也爲時未晚，三兩下工夫可讓餐桌生色，不致於對客人失禮，這是養魚的好處。碰到風調雨順年頭，池水常滿，秋收完畢，來個一網打盡，新鮮上市，準有可觀的進帳。養魚，曾經是一本萬利吶，而我天天挑重擔在山中穿梭，一元一元的賺，在那工資一天才二、三十元的年代裡，利潤顯然好得令人羨慕，可是，我賺的可都是辛苦的腳工錢吶！

記得嗎？我每年都要去找你們阿公二、三次的，季節分別是春天、夏天和冬天。春天魚苗好賣，是因爲雨水充足，池塘的水滿了，自然要放魚，大家

喜歡在年頭放魚，年尾網魚，就像莊稼要在春天下種，秋冬收成的常規是一樣的。生意興隆的時節，我也有過一次擔五百尾，不到一天就賣完的輝煌紀錄，不過要賣第二擔幾乎是不可能的，因爲批貨的地方遠在竹南，光是空手走路來回也要三個小時，何況還要挑沉重的魚簍呢！

你知道爲什麼要到竹南批貨嗎？因爲魚苗是坐火車來的，聽說產地是在彰化的花壇鄉，一個叫魚苗寮的地方。我前後賣了二十幾年的魚苗，卻沒去過花壇，有點好笑，對不對！在那沒有塑膠桶的時代裡，你說用什麼裝魚苗呢？用水缸嗎？行不通的，因爲水缸太笨重，又容易破，因此，聰明的人就發明了輕巧的竹簍，跟我挑運的竹簍是一樣的，用細竹篾密編的，像米籬又像水缸，簍內貼著一層桐油紙，不用擔心會漏水，而每一簍大約可裝四桶水和五百尾魚苗，如果貪多魚會缺氧死掉。

火車裝運的竹簍尺寸較大，裝魚也多，可多到二千尾，而密度自然高得多，因此，需要有人隨車照料，用一種特製的工具打氣，一手持一支，可同時對兩個魚簍擊水。那種工具現在已經看

不到了，製作方法是截取一段竹桿，將一頭剖成四片，末端撐開繫緊一塊方形鐵線網的四角，十分管用。下車搬運時爲避免氧氣供應中斷，因此分裝動作要快，否則稍一耽擱魚就死了。

由於魚苗多半細小，如何計算倒是一門學問，中盤商把魚苗從火車上卸下，從大簍分裝到小簍，計算尾數等於計算價錢，算法有兩種，較粗放的是先用一個中型碗從大簍中隨意杓一碗，仔細計算，然後以此爲基準計算幾碗等於幾尾。若是高價位的魚種則須逐尾逐碗的數，以求精確。爲方便計算，每碗大約只盛五尾左右，然後以五爲單位的口訣唸著，比如四尾唸成「五欠一」，如果再撈一碗是七尾則當場先扣一尾湊五，另算五尾湊十，餘一，依次累計，累計到一百時，便在地上擺一支竹筷做記號。算熟的人唸得十分快速，一群人圍在地上分別唸著，朗朗之聲四起，不知情的人還以爲他們在唱著歌玩呢！

魚苗原本就很脆弱，耐得旅途勞頓的已屬堅強，再遭受缺氧與分裝之折騰，難免會有折損，春天問題不大，到春夏之交的南風天時節，由於氣壓較低，魚最容易死，有時候我挑一擔魚苗

賣魚苗

想當年，
我的肩膀和腳筋
可是出了名的，
挑一百斤的魚簍，
走一天山路算是家常便飯。
我長年在這十公里範圍內
挨家挨戶遊走，
哪裡有池塘我就挑到哪裡，
……



一天下來要損失半數。

不過雖然春天魚苗暢銷，山路卻是難走，你想想看，在春雨綿綿的日子，挑重擔走山路，是何等的步步驚心，雨水落下來淋在身上還不打緊，落在水簍裡是越挑越重，點滴在心頭，有一次我在一處滑溜的黃土斜坡上滑倒，連人帶簍翻到坡下，摔破了碗和簍子，魚苗一尾不剩，第二天到批發商那裡訴苦，沒想到他大發慈悲，免費補償我五百尾，讓我感動很久。

魚簍一擔兩頭，平日出門就只挑兩種魚，如有特別需要我也願意專程送去，魚池要放什麼魚全憑個人喜好，而放幾尾則須仰仗我的專業知識，依水面寬度、水深和水位變化如何等資料判斷，一般情況下，我會建議每分地放吃素的草魚和吃葷的鮭魚等大型魚種各二十尾，鯉魚雜食性喜底棲，最多可放三百尾。由於魚種不同食性不同，棲息水層互異，因此可以混養而不相衝突。可是，你一定覺得奇怪，何必每年放魚苗，難道它自己不會生？其實，池子裡放養的鮭魚、草魚和烏魚等等，都是不會自己繁殖的，抓走一條便少一條。而且由於年年的雨水多少全憑天公高興，

在灌田第一的原則下，有時也顧不了魚了，因此就算是很能產卵孵仔的魚，像鯉魚和吳郭魚等，也會碰到水乾池涸無法渡冬的時候，而水塘只要一經乾涸，魚種就斷絕了，再蓄水時少不了就要重放魚苗了。

我年輕的時候，人家都說我像一頭不知道什麼叫累的公牛一樣，我曾經好幾次從頭份一路挑到新竹峨眉，來回好幾十公里的路程。也曾一天之內雖然跑不到幾戶，卻儘幫著人家做白工的，那也是沒辦法的事，用現代的話說，應該叫售後服務吧，我向人家推銷魚苗，人家卻說滿池的大魚都還沒撈怎麼有「地方」放？我只好幫著下池去網魚，以便騰出池裡空間才有生意可做，不過，捕魚工作能讓我親眼看到前時賣出的魚苗都長成了大魚，心裡也是很高興的，雖然網魚常讓我弄得一身濕。

比較離奇的是，許多人還會找我挖魚塘，因為魚塘之水天上來，山洪帶來雨水也帶來泥漿，一、二年必得要清理一次，挖除池底至少三尺厚的淤泥，否則淤泥越積越高，水就越來越淺，逐漸降低水塘的功能，這項工作多半安排在冬天，理由是一則水淺，二則農閒，人

家喜歡找我幫這個忙，與售後服務倒無關聯，而是看好我有耐挑的專長本事，花一天的工資說不定可換兩工的工作量。挑塘泥有點值得提一提，其一，大部份的時機總選在淤泥半乾半濕之際，因為太濕太乾都極難處理，然而這半濕之土十分的黏，用鋤挖掘時常陷入像用菜刀切黏糕般的膠著，頗為費力，還不時要停下來刮去鋤頭的土，不然要舉起黏滿泥巴的鋤頭就太沉重。輪到挑土的人更是辛苦，雖然挑到堤外不過幾十公尺，但是既是從池底出發，毫無疑問的必須要往高處走，挑百餘斤的塘泥走過黏滑的池底再爬坡，比起挑魚苗走山路要辛苦得多。

我家也種一些田，如果賣魚苗算是副業，那麼挑魚塘可算是副業中的副業了。不過在村民的眼裡，我始終被歸類為跑江湖的典型，世面在歲月與道途中累積，對江湖的邪門之事，偷和騙的招數我都還算清楚，怪事也聽了很多，像金光黨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重現江湖，我生平最痛恨這些不事生產的社會敗類，一有風聲我就義不容辭的沿途通報，要大家提高警覺。因我遊走四方，常被視為消息靈通人士，大家也很信任我，對傳播資訊的工作我也貢獻很多呢。早年大規模的養殖業尚未發達以前，不時有人會偷魚，我常要客串指導人家如何防盜，像在池中釘些暗樁或放些竹枝的，讓宵小就是要偷也得費一番功夫，要一網打盡就不容易。但如果要對付毒魚賊就比較費事了，養狗看守倒是比較常被推薦的方法。

回首挑魚苗的生涯，人家是努力種莊稼把收穫挑下山，我卻是終年挑魚苗上山，讓山裡的人自己養魚吃，在那物資不是很充裕的時代，農民養家活口、培育後代的艱辛我也感同身受，而最令我感動的是每到歲末年尾，總有住在山裡的人家老遠的託口信來邀我上山喝春酒，共享拜過天公的燠魚，將魚的收穫歸功於我，鄉親鄉情流露在桑麻閒話之中，此為我半生挑魚苗歲月中月裡，種種刻骨銘心記憶中最是溫馨的插曲，年輕人啊！山上常見千年樹，世間難得百歲人，我已經八十歲了，我走過崎嶇艱辛的道路，同樣也滿載豐富難忘的人生，飲水思源，我要感謝的人還真的多得數不清呢。

彭

